

再嫁 侯门

网络连载原名：《国色芳华》

意千重

意千重 著

ZAIJIA
HOU MEN

下

流言对决，离谱的胜。
真爱交手，情深的赢。



贵圈真乱

闻婚位
丑逼夺
爷设计
爵弑兄

侯门圈中多是非，
公卿名媛是编剧。
名誉财富自由身，
样样都能拿来交易。
妥协和离换名誉，
为虎作伥换财富，
丰厚嫁妆换自由……
却不料一日成为侯门妇，
从此再难扮路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再嫁 侯门

意千重
著

YIQIANCHONG WORKS

ZAIJIA
HOU MEN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嫁侯门：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317-3153-5

I. ①再… II. ①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0266号

再嫁侯门（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40
字 数 / 640千
版 次 /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53-5

假使，他想要的是寂寞时的一个安慰，或者是将来年老时回忆起来的一个青春剪影……

目录

ZAIJIAHOU MEN
YIQIANCHONG WORKS

第七章 七夕	001
第八章 贵人	049
第九章 本心	128
第十章 八卦	183
第十一章 心悸	235
第十二章 威胁	273

李荇笑笑：“这中间牵扯到他们宗室中的一些事情……反正以后不会再惹到你头上来，就不必理睬了。”有人想趁着宁王妃薨逝，宁王无暇他顾，趁机搞点事情出来，牡丹不过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地点，刚好撞到刀口上而已。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好和何家人说得太清楚，说多了也没用。

宗室间的事情，左右逃不过权势利益之争，这就是说，在背后捣鬼的人，目标并不在她，而是浑水摸鱼什么的。既然以后不会再惹到自家头上来，牡丹就识相地打住了好奇心，转而道：“表舅没有因此和那大总管生出嫌隙来吧？”

李荇道：“不会，我爹和大总管，其实都是殿下的左膀右臂，谁也离不得，他晓得厉害。要怪也要怪邓管事实在胆大包天，在那河上没能做文章，竟然就想着去害你。这样歹毒不识大体的人，迟早都会坏事，怎能留他？”其实他心里是暗自庆幸的，多亏当时那些人认识牡丹，牡丹也不在场，就把孙氏当成了牡丹，直接就动了手。否则，换了其他时候牡丹独自带着奴仆行在路上时，指不定还会出什么大事。

牡丹见他说得认真，便放下心来：“这样就好。”

李荇笑看着牡丹：“其实这次的事情，你反应很快，也做得很周到，很不错。若非你前面防范做得到位，让他们无他法可寻，也不会逼得他们顺顺利利便落入我手中。以后，你一定能将那庄子经营得很好的。”

牡丹微微一笑：“我不敢居功，没有表舅递条子过来，你帮着去设伏抓人，哥哥们帮我忙，也不会顺利解决。”

李荇见她只是客气，刻意生疏，不由暗想，总这样逼着也没什么意思，不过越逼越远而已，还不如随性的好。便晃晃头，漾起一个笑来：“那你忙着，我去陪姑父他们说几句话。”言罢起身坐到何志忠，听他胡吹海侃，间或插几句嘴，又逗弄孩子们几下，逗得孩子们大呼小叫的，看着却似回到了从前的光景一般。

牡丹在一旁含笑看着，觉得其实就这样也挺好的。忽见甄氏似笑非笑地走进来道：“丹娘，蒋家的邬管事来了，说是要见您呢。”

牡丹立刻就想到肯定是送牡丹花种子来给自己的，连忙起身和岑夫人说了一声，岑夫人交代道：“好生招待。”

牡丹应了，领了林妈妈和雨荷出去，果见邬三坐在侧厅里，正由家中总管陪了说话。见牡丹进去，邬三立刻起身行礼问好，将一只竹篮递过来，笑道：“这是我家公子当初答应娘子的牡丹花种子，也不知道采摘的时机是否合适。”

“想来一定是极好的。”牡丹掀开篮子上盖着的细纱布，对着光亮处一瞧，但见里面却不是直接装的蓇葖果，而是放着五六个绢布包，她随手拿起最大的一个布包来瞧，却见绢布上用笔细细写了几个字：“南诏紫牡丹。”字写得雄健朴拙，似是男子手笔。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二十多颗蟹黄色的蓇葖果，又饱满又清爽，真真适合得很。

她一边感叹这蒋长扬手下的人做事认真细心，一边拿起其他布包来瞧，绢布上——都如同第一包一样写了花名，有甘草红、鞞红、玉版白、朱砂红、粉二乔，只是里面的蓇葖果多的有五六枚，少的却只有一两枚。有半瘪的，也有饱满的，有些干些颜色深些，有些湿润些颜色浅些，想来采摘的时候不一样，采摘的人也不知道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就一股脑地摘来了。不过，总是得用的。

邬三见牡丹满脸喜色地翻看那几包种子，不由微微一笑，适时插话道：“这些是其他品种的，花匠按着公子的吩咐，也是在果皮呈蟹黄色的时候就摘下来放好的，只是不多，摘下来的时辰也要久一些，故而要干点。我家公子爷想着您大概会需要，便让小的一并送了过来。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真是非常意外的收获，牡丹笑得合不拢嘴，鸡啄米似的点头：“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又刨了刨那种子，方才想起和邬三道谢说客气话，“蒋公子实在太大方了，包种子的人也细心得很，这字写得真好。你们家这位新来的花匠实在很不错。”按着她想象，蒋长扬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亲手包这些花种子的，自是那花匠做的。

邬三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来，含含糊糊地道：“嗯，这位花匠的确不错。这字……这字的确是写得很好，没有十多年的功力写不出来。”

牡丹没注意到他的神色，点头赞同：“稍后请邬总管替我向蒋公子道声谢。”接了雨荷递过来的两个荷包，递给邬三道，“多的这包请邬总管喝茶，小的这包是给那位花匠的，光看这种子包成这样子，还写了花名，就知道是个做事踏实仔细的人。”

郢三的手顿在半空中，想了想，伸手接过荷包，笑道：“那小的替他谢过何娘子赏了。”

牡丹笑道：“应该的。”

郢三笑笑，收起荷包，正色道：“何娘子，我家公子今日去看福缘大师，听福缘大师说起你们庄子的那件事又加重了？还请你和小的说说，如今是怎么一个情况？我家公子兴许可以请人帮忙去和宁王府打声招呼。”

牡丹笑道：“谢你们关心，没事儿了，已经解决好啦。我正想着改日要去府上说一声，烦劳蒋公子挂心了。”

郢三有些疑惑，昨日疯牛都已经追到大路上了，还说没事？真的假的？

牡丹见他满脸的不相信，便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我表舅就是宁王府的长史，昨日因见事态越发严重，便请托他帮了忙，我表哥当夜就去了庄子上，将放火的人抓着，送到了宁王殿下面前，已是各得各的惩罚，以后不会再出来为害人了。”

郢三听说，也欢喜地向牡丹表示了祝贺，谢过留饭，告辞离去。

牡丹提了竹篮子进去，甄氏坐在岑夫人身边招手叫她过去：“给了你什么？”

牡丹打开给她们看：“是以前答应给我的牡丹花种子。”

岑夫人拿起一包来看，笑道：“包得挺仔细的，这字也写得真好……你说是花匠写的？花匠也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可真是难得极了！”

何志忠闻言，笑道：“拿过来我看看。”看了那绢包上的字，也忍不住赞叹：“果然写得好。这样一手好字却去做花匠，真是可惜了。”

李荇也拿过去看，不经意地问：“这是谁家的花匠啊？”

何志忠不在意地道：“就是上次端午节时救了丹娘的那位蒋长扬蒋公子。说来真巧，他的庄子也在芳园附近，邓管事去联合其他人家捣鬼的事儿还是他遣人过来说的，这才引起了丹娘的警觉。这人真不错，上次我们去道谢，就是随口那么一说，难为他就一直记着。”

牡丹笑道：“他能不记着吗？我还欠他几株好花呢。”

李荇抿了抿唇，突然道：“丹娘，我听说你这些日子到处找牡丹接头，却又被人抢了去？我家的那些我已经吩咐他们务必仔细看顾，等到秋天的时候就让人给你送过来。”

牡丹抬眼看过去，但见他无比认真的样子，心想当着全家人的面拒绝他的好意实在不妥，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那价格可不许太高，不然你就算是表哥，我也不要的。”

李荇忙笑道：“行，你按市价给我，可不许少给。”

说话间薛氏领人摆好了饭，入内来请大家吃饭。李荇很识相地起身：“我还有事呢，就先告辞了。”

何志忠一把拉住他，微微有些生气地道：“哪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吃了饭再说！”

李荇为难地望了望岑夫人，岑夫人又不是对他有意见，到底是看着长大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好孩子，见他眼巴巴地看过来，心一软，笑道：“就是，傻孩子，难道在姑姑家里吃顿饭都不行了？从前也没见你这么客气过。快去坐着吃饭，多吃点。”

她才一发话，旁边已经懂事了孩子们立刻一拥而上，将李荇簇拥着往前面去了。李荇出门前扫了那半篮子牡丹花种子一眼，轻轻挺直了腰背，将本就笔挺整洁的玉色袍子整了整，谈笑自若地与何濡、何鸿谈起诗词来。

岑夫人微微叹了口气，多好的孩子啊，真的是太可惜了。

却说邬三哼着小调回了曲江池蒋宅，问清小厮蒋长扬在园子里的池塘边喂鱼后，便绕过小径，往后园而去。

天空已经泛黑，唯有天边还有几丝金红色的亮光从五彩的云霞里透出来，蒋长扬立在池塘边，将鱼食轻轻洒入池塘中，胖胖的锦鲤围在他面前，纷纷张着圆圆的嘴吞咽，发出轻微的吧唧声，蒋长扬的脸在半明半暗里显得轮廓格外分明。听见脚步声，他头也不回地道：“回来了？”

邬三捏了捏袖中的荷包，脸上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来，仍做了恭恭敬敬的表情上前道：“是，回来了。何家娘子说了，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让小人替她向您表示谢意。”

蒋长扬将最后一点鱼食洒入池塘中，拍了拍手，回身望着他道：“解决了？这么快？她可说了是怎样解决的？”

邬三将牡丹所说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笑道：“这位何娘子，看着笑咪咪的，其实也是个要强的。”

蒋长扬“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便转身往后走。邬三忙喊了一声：“公子爷！”

蒋长扬站定，疑惑地道：“还有事？”

邬三从袖子里摸出那个装满了钱的荷包来，双手递上，严肃认真地道：“这是何娘子给您的。”边说边偷觑着蒋长扬的表情。

蒋长扬一愣，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荷包不动。荷包是稳重的靛蓝色，上面简简单单地绣了一丛兰草。绣工还不错，花样子看着也还不差。他明明记得几次见到她，她的衣裙上绣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牡丹，一朵比一朵更娇艳，一朵比一朵更夺目。怎么这个荷包绣的却不是牡丹，偏偏是从兰草？蒋长扬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并不伸手去接荷包，淡淡地道：“她怎会突然送我荷包？你是故意捉弄我的吧？”

邬三闻言，震惊地抬起头来，道：“小的怎么敢？小的敢对天发誓，若是有半个字是假的，便天打五雷轰。真是何娘子送的。”他说的果真没有半个字是假的，而是有一个字是假的，是“赏”的而不是“送”的，所以他是不怕这个誓言的，叫他发十遍也可以。

蒋长扬有些不安地擦了擦手掌，犹豫道：“她为什么送我这个？你可知道里面是什么？”

邬三忍住笑，继续捧着荷包递过去，老实巴交地道：“小的不知，也不敢问何娘子，您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蒋长扬抿着唇接过荷包，入手就觉得很沉，掂一掂觉得很诡异。一拉开荷包，几个亮晶晶的通宝叽里咕噜滚出来，落在碎石铺就的小径上，叮当几声脆响，滚进了旁边的草木中，倏忽不见。蒋长扬挑了挑眉，指尖一挑，将荷包口全部拉开，但见里面满满当当装的全是通宝，不由好生懊丧，抿紧了唇，抬眼冷冰冰地看着邬三，生气地道：“你又捣什么鬼？”

邬三忍笑忍得肚子都疼了，装作满脸委屈地道：“公子您可冤枉死小的了，何娘子说，包花种子的人包得极不错，字也写得极好，送给他买茶喝的。人家一片好心，小人也不好说不要，所以就拿回来了。拿也拿回来了，您要不要，就赏给小人吧。”

何家的丹娘不是一个不懂礼的人，怎会莫名其妙地打发下人似的送自己一包钱？看这样子分明是生了什么误会。蒋长扬明明知道邬三捣鬼，偏生又气不起来，只沉着脸道：“让你办件这么简单的差事，你都办得莫名其妙，还想多拿赏钱？！以后再这么办差，我看你可以回去了。”

邬三也跟着他沉下脸来，站直了垂了手，认认真真地应了一声“是”。蒋长扬瞪了他一眼，轻轻踢了他一脚：“趁着还有点亮光，赶紧把钱找起来，别浪费了！关键时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呢。”

邬三弯腰弓背地将钱从路旁草丛中找了出来，认错态度良好地双手递给蒋长扬。蒋长扬又瞪了他一眼，将钱装入荷包中，把荷包口一结，转身就走。邬三忙老老实实地跟在他身后，赔笑道：“公子爷，明日是什么时候出发？”

蒋长扬头也不回地道：“巳时去法寿寺接福缘和尚，收拾好就走。”

邬三偷眼看着他手上的荷包，快步跟上：“那小人再去检查一下马匹装备。”

蒋长扬点了点头：“小心一些，稍后我会和大家一起吃晚饭，你去看看饭菜备得如何，记得要厨房添好菜。酒，每人只能喝一碗，多的不能喝，盯紧了。”

邬三应了，自去筹备不提。

蒋长扬握着那包钱回到房中，从怀里摸出火镰和火石来，轻车熟路地将桌上的蜡烛点亮，随手将那包钱放到了桌上的一个黄杨木匣子里。伸手在桌上摸索了片刻，摸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来，对着烛光又细细看了一遍，就着烛火烧得干干净净。

少顷，邬三轻轻敲了敲门：“公子爷，大家伙都到齐了。”

蒋长扬吹灭蜡烛，转身拉开门：“走吧。”

暮色尚未完全降临，永兴坊的郡主府里已然帘幕低垂，灯火辉煌。穿着青衣，

梳着垂髻，踩着线鞋的侍女们有条不紊地自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流水样地送至主屋那张做了金框宝钿装饰的长条桌上，以备主人随时取用。浓厚的苏合香油味无处不在，竟叫美味佳肴散发出的香味几乎闻不到。侍女们也没心思去管，人人俱是提心吊胆，束手束脚，唯恐一个不小心弄出声响来，就被心情严重不好的主人治了罪。

待到菜肴上齐，几个平日贴身伺候的青衣侍女悄无声息地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去向清华郡主禀话。推搡了一歇，往日最得清华之意的一个婢女阿洁叹了口气，轻声道：“罢了，今日我去，以后轮着来。”其他人俱松了口气，露出劫后余生的喜色来，一齐将她往后推。

阿洁碎步绕过六曲银交关羽毛仕女屏风，对着低垂的绛色纱幔后宽大的白檀木床榻上躺着一动不动，望着帐顶发呆的清华郡主轻声道：“郡主，菜已上齐。是否现在就将桌案抬过来，伺候您用餐？”

清华郡主眨了眨因为太久没有闭合而有些发酸的眼睛，冷声道：“刘畅还没来？”她的声音因为太久没有说话的缘故，显得嘶哑难听。

这声音听在阿洁的耳朵里，不亚于魔音穿耳，她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僵硬着脖子道，大着舌头道：“刘寺丞让人带信过来，说是要晚点过来，请郡主不必等他吃饭。”

阿洁是带着视死如归的心情说出这段话来的，她晓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的后果一定很可怕——自从清华郡主坠马受伤，卧床静养之后，脾气越发古怪暴躁，隔三岔五就一定要叫人去请刘畅过来陪她。她伤重之时，刘畅倒是次次都来，如今她的伤势稳定了，他来得就没从前那么勤了，五次中有三次来就算是好的，三次中还难得有一次不迟到的时候。来了也就是捧杯茶，捧卷书，坐在床边长久不发一言。清华郡主若是好好说话，撒撒娇，他还会偶尔应和一下；若是大发雷霆，砸东西，骂他，他便是纹丝不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清华郡主对此大为不满，骂他不是个东西，偏生旁人还都劝她，说她不对，夸刘畅脾气好，宽宏大量。他二人斗法，苦的却是她们这些下人，随时提心吊胆的，总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又招惹了清华郡主，从而惹来灭顶之灾。

阿洁果然没有猜错，她话音刚落，清华郡主就抡起一只瓷枕砸了过来。清华郡主虽然下身不能动弹，但两条长期运动的胳膊力气却是不小，随手抓这瓷枕什么的砸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阿洁脚趾头都吓得痉挛了，她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死死盯着瓷枕的飞行路线，算着要到了，方不露痕迹地偏了偏头。瓷枕呼啸着从她的发边飞过，看起来就像是清华砸得不准一样——清华平时惩罚人是不许躲避的，否则罪加一等，所以如何让有意的躲避看起来像意外，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身经百战修炼不出来。

瓷枕落到地上时发出的破裂之声在空旷幽暗的室内显得格外刺耳惊人，清华大概是累了，没有再继续追究。逃过一劫的阿洁此时方觉得汗流浹背，腿一软，啪嗒

一下跪倒在地，五体投地地颤抖着声音道：“郡主息怒！郡主保重！御医专门叮嘱过，您不能乱动，必须静养的。”

清华郡主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恨声道：“竖子何其可恶！我如今是起不来床，不然我一定要叫他好看！”她转过头，恶狠狠地瞪着阿洁，“去！再让人去催！和他说，他若是不来，我要叫他后悔一辈子！”她怎么这么倒霉！什么都不顺利，已经躺在床上，家里人不但顾惜她，还为了针尖大的那么一点小事，气势汹汹地上门来骂她！还有刘畅这个负心郎！她恨得差点把一口银牙咬碎。

阿洁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愁眉不展地招手叫了个小厮来：“再去请刘寺丞，求他务必要早些过来。就说，就说郡主今日心情格外不好。他若是不来，只怕会闹出更大的事情。”

坊门快要关闭的时候，刘畅方才阴沉着脸出现在郡主府，阿洁看到他，情不自禁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来，虚虚抚抚胸口，轻轻吐出一口气来，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道：“刘寺丞，郡主等您好一会儿了，奴婢为您引路。”刘畅看也不看她一眼，将头仰得高高的，轻轻哼了一声。

看到有人将这危险的差事领了，其余人等自然巴不得能躲个清闲安稳，俱退开不往前凑。这正是刘畅所需要的，他漫不经心地跟着阿洁走到后园，见周围无人，迅速将阿洁拖入到一丛丁香后，牢牢搂紧了阿洁的腰，在她白嫩的脸上亲了一口，微笑道：“好亲亲，下次见到我再不要像刚才那般笑了，当心被人看到，她的疑心重得很。”

阿洁伏在刘畅怀里轻轻喘气，委屈地抬脸看着他道：“她近来脾气越发糟了，动不动就拿人出气，先前为着您来迟了，就扔瓷枕砸我，险些将我的头砸破，我真是怕得要死，就生恐什么时候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月光下，她的泪珠晶莹，凤眼媚人，刘畅恍然觉得这双眼睛惊人的熟悉，情不自禁就带了十二分的怜爱轻轻舔在她的眼上，将那泪珠儿给舔干净了。

阿洁吃了一惊，见惯了情事的她，竟然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真情意。她贪恋地看着刘畅英俊的脸，轻声道：“先前魏王世子奉了魏王的意思过来，狠狠训斥了郡主一顿，还不许郡主辩白，说的话很难听。所以她的心情非常不好，等会儿只怕又要给您气受。”

刘畅道：“可知道为了什么？”

“我当时没能跟在里面伺候，竭力也只听了个大概。好像是郡主听了闵王府中一个姬妾的话，利用宁王府的下人去逼买黄渠边的一个庄子，如今东窗事发，宁王派人去和魏王打了招呼，魏王非常生气。”

刘畅皱起眉头默默想了片刻，捏了阿洁的胸脯一把，笑道：“知道了，你辛苦了。以后不要冒险了，被人知道不是耍处，你平平安安的最重要。”

阿洁将他的手挥开，娇嗔道：“我都是为了你。”

刘畅紧紧将她抱在怀里，轻声道：“我知道。”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阿洁的头和背，脑子里飞快地消化分析着听来的消息。闵王是皇二子，比宁王大得多，身边豢养了一大群奇人异士，利用这些人的奇能，四处游交权贵。比如说，上次陪他去参加宝会的袁十九就是其中一个。这次闵王指使姬妾来挑清华，是忍不住了吗？黄渠边的庄子？谁的庄子？好像潘蓉说牡丹就在那附近买了块地修的庄子，会不会是她的呢？

虫鸣唧唧，晚风轻拂，紧紧依偎着的二人似是忘了周遭的一切，只静静享受这月光下的温柔宁静。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响，惊醒了阿洁的美梦，也吓醒了刘畅的沉思。他给阿洁使了个眼色，二人快速分开，从两头包抄过去。

被包抄的人眼看逃不掉，索性站住了大摇大摆地迎着阿洁去，主动出声招呼：“阿洁，郡主听说刘寺丞来了，却总也等不到，让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却是清华身边的另一个贴身侍女阿柔。

阿洁的目光扫过阿柔手里熄灭了的灯笼，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站直了身子，坦然自若地抚了抚鬓角，握住阿柔的手，大声道：“是阿柔啊，你刚才来的时候没遇到刘寺丞吗？他早就独自进去见郡主了啊。”

阿柔带着一丝冷笑看着阿洁：“是吗？我眼神儿不好，还真没看见。”

刘畅站在阴影里，听到阿洁的声音，确认了来人的身份，转身悄无声息地快步直往主屋而去。听到屋里传来清华咒骂人的声音，他忍不住皱了皱眉头，深深呼吸一口气，待到侍女掀起水晶帘子来的时候，他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

他步履轻快地穿过一重又一重的纱幔，绕过六曲银交关羽毛仕女屏风，淡笑着看着床上脸色苍白，眼睛冒火，愤恨地瞪着他的清华：“怎么又在发脾气？我不过是因为有公事，故而来迟了。听阿洁说你等着我一直没吃饭，怎么这样不懂事？说吧，想吃什么？我喂你。”

清华冷笑着翘起嘴角来：“你还记得我在等你吗？什么有公事？我看你是又和潘蓉一起去哪里风流快活了吧？你喂我？你只怕巴不得我饿死才好呢！”

刘畅不以为意地接过从后面跟进来的阿洁递上的一碗燕窝粥，用银荷叶匙子舀了一匙递到清华的嘴边，温和地道：“我看你是闷坏了，成日里总在胡思乱想。我若能把手头的公事办好，你也有面子不是？你难道不知道我最想的就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谋得一席之地？”

清华郡主半点面子都不给他，噗地一口将粥吹得到处都是，“呸”了一声，竖起眉头厉声道：“别个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有什么货色？真才实学？笑死人了，你以为你这个寺丞是怎么来的？如果不是我，你……”

刘畅忍无可忍，勃然变色，将手里的金花碗狠狠地往地上一砸，也不管燕窝粥溅得到处都是，冷冷地瞪着清华郡主道：“是，我就是个没出息的货色，只能靠老子靠女人，若是没有你们，我要到街上去讨饭才能填饱肚子！如果你没摔下马，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得了这个司农寺丞！如果没有你，今日我也不会被宁王府的人叫去喝

酒！我倒是奇怪了，我是不能文还是不能武？你们凭什么瞧不起我？”

清华郡主很久没看到他爆发了，此时看到他发作起来，心中的那股邪火反而降了降，她狐疑地看着刘畅道：“你被宁王府的人叫去喝酒啦？谁叫的啊？都说什么了？”

“我是不想说，怕你听了又烦，但禁不住你这样折腾！”刘畅哼了一声，装腔作势地踢了前来收拾粥液的阿洁一脚，骂道，“不长眼的奴才，撞到你爷爷我了！”

阿洁“忍气吞声”地屈膝行礼，拿了帕子伏在地上将粥液打扫干净。不忘偷偷看了一眼拿了帕子殷勤上前给清华郡主擦脸擦锦被的阿柔一眼，然后给了刘畅一个眼风，收到刘畅肯定的眼神后，她方“快快”地退了出去。

清华皱起眉头道：“你都知道啦？”

刘畅虚张声势地道：“知道什么？人家就是莫名其妙地警告了我一通，我只知道你跟着宁王府做了件什么不该做的事。我说，你好好躺着养伤不可以吗？操那些心做什么？有事不会让我去做啊？掺和进去干吗？你还嫌你身上的伤不重啊？”他越说到后面越大声，神情也越严厉。

既然不知道与何牡丹有关，那么他越凶，清华郡主就越觉得他是关心自己的缘故，原本非常糟糕的心情又稍微好上了那么一点，她默了一默，道：“我许久没有出门，又没多少人来看我，你也不和我说外面的事儿，我又怎会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这次是我考虑不周，给人当枪使了，以后不会了。你别担心，等我好了以后，我再进宫去求圣上，请他另外给你安排个更好的职位……”凡事一沾上这何牡丹就没好结果，这女人是命里带衰还是怎么的？

刘畅冷笑了一声，把头撇开：“我不稀罕！总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说成是吃软饭的，我可不想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清华郡主也不耐烦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到底想怎样？”

刘畅挥袖而起，阴沉着脸道：“我在外面忙乱了一天，你就专找着给我添堵的？我累得很，我看你还是安安心心养伤吧，养好了伤我再来看你。”

清华郡主如今的日子难过得很，盼了他许久，就指望着他能慰解慰解她，结果人才来没说出几句好话，吵了一架，砸了东西就要走，不由又气又恨，忍不住将正在吐着香烟的金鸭香炉抓起扔了出去，恶声恶气地吼道：“好呀！你只管走！有本事走了就再也不来！”

金鸭准确地砸在刘畅的后脑勺上，雪白的香灰扑得刘畅一身都是。刘畅被砸得眼前发黑，眼冒金星，他顿住脚，冷森森地瞪着清华郡主，恨不得上前将她掐死才干净，拼命将那口恶气咽了下去，决绝地往外走。

清华郡主被他那一眼看得一阵心虚，不由有些害怕起来，当年，她和他她说她要嫁人了时，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神色，然后果真就再没主动来找过她，一直到她又回去找他，他不如意才又接受了。如今看来，似乎又像是回到了那一夜，他这一

走，多半是不会回头的……她眨了眨眼，声嘶力竭地道：“你敢走！走了我必然叫你全家后悔！”

“那么，你自己保重吧。记得哦，让我全家抄斩的那一日，你只管去扇我的脸，吐我一脸的口水，怎么解气怎么来。”刘畅古怪地笑了笑，她叫他全家后悔？如今他全家只有刘承彩一个人不后悔，其他人都后悔得很！

清华郡主看到他那决绝的神色和古怪的笑容，又听他说这种话，真的后悔了。可又拉不下脸来，又气又恨地将眼泪咽了回去，恶声恶气地道：“你这个……”

清华的狠话还未放出来，就见阿洁打起帘子快步进来，跪倒在刘畅面前苦苦哀求：“刘寺丞，郡主病中，身体不舒坦，心情也不好，又受了委屈，朝至亲至爱的人发发火也是人之常情，您请多多包涵她吧，她日日都盼着您来，夜里也睡不着……”

清华郡主见来了救兵，也就及时将那句狠话咽了下去，恶狠狠地瞪了站在床前，探头探脑盯着刘畅看，表情古怪的阿柔一眼，觉得这丫头怎生这么木讷，也不懂得在中间劝劝。若是阿柔有阿洁这么聪明，早点在中间挡上一挡，她和刘畅也不至于将狠话说到这个地步。可是再抬眼看到刘畅那张面无表情，丝毫不为所动的面孔时，她心里又开始难过担忧起来。

只听阿洁道：“刘寺丞，此刻外间坊门早已关闭，您就算出了府，也不能回去，不如留下来陪郡主吧。有什么心结是解不开的？好好说说就通了，主子高兴，奴婢们才能心安哪。”说完只管砰砰磕头。

清华郡主听了这话，不由大喜，当真的，坊门都关了，他能去哪里？不过刘畅那倔脾气她知道，说不定会跑去哪户相熟的人家坐上一夜也是有的。她大气也不敢出地从眼角斜瞟着刘畅，只见刘畅虽然没叫阿洁起来，脸部的线条却渐渐柔和了下来。

清华郡主立时知道刘畅最旺的那口气已经被阿洁成功地挡住了，便低咳了一声，适时叹道：“我知道我成了这个样子，你便嫌弃我了，不然怎么总是对着我发脾气，再不顾我的死活了？你忘了从前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的？难不成你还怨着我以前嫁了那个死鬼？我名为郡主，但其实真正能做主的事情又有多少？如果不是总忘不了你，总念着你，我也不会想方设法想和你在一起，这世上，还有几人像我这般挂着重你的？”

刘畅果然低低叹了口气，紧握着的拳头也松开了。

清华郡主一看有戏，忙道：“你累了一天，也该歇着了，我让人给你备下香汤，你去沐浴吧。”说到这里，她看了阿洁一眼，柔声道，“阿洁，你去伺候刘寺丞沐浴。”

看着是清华郡主给了自己体面，但阿洁知道，这体面背后带来的风险有多大，她咬了咬唇，为难地道：“奴婢还为郡主热着燕窝粥呢。”

作为主人，清华郡主非常喜欢阿洁这种凡事先把自己放在前头的性子，便轻笑

了一声：“你这丫头就是个死心眼，不是还有其他人吗？你自去吧。”

刘畅回头看了立在清华郡主床前，已经被二人连串的精彩表演弄得有些发蒙的阿柔一眼，状似不经意地道：“罢了，阿洁伺候惯你的，你须臾离不开。让阿柔来伺候我就行了。”

清华郡主一愣，眯起眼睛恶狠狠地看向已经呆若木鸡，痴痴呆呆看着刘畅的阿柔，几乎是齙着牙道：“好，就是阿柔。”难怪得这贱货适才看到他二人吵架，也不知道在中间转圜呢，只知道盯着刘畅看，原来是巴不得他二人越吵得厉害越好呢。

要说从前，她们也不是没伺候过刘畅洗浴，只是今非昔比，清华郡主疑心重得很，刘畅此时提出这个要求，只怕是陷阱。阿柔惊觉不妙，连忙推辞：“郡主，奴婢不……”

话还未说完，就被刘畅不高兴打断：“怎么，我会吃人？好呀，清华，如今就连你府中的侍女都看不起我了，难怪得外面的人越发拿我当笑话看，想怎么捉弄就怎么捉弄。”其他人未必是想怎么捉弄他就怎么捉弄他，但刘承彩和清华的确是想要怎么捉弄他就怎么捉弄他的，刘畅说到这里，语气已经十分暴怒。

刘畅暴怒，他那句“当笑话看”也严重地刺激了清华郡主，清华郡主不由得联想起许多事来，当下面沉如水，凶狠地瞪着阿柔：“我的话你也敢违逆？还不快去！”

阿柔只得心怀侥幸地低低应了一声：“是。”随即低头走到刘畅身边，轻声说道，“刘寺丞，您请。”

刘畅肆无忌惮地扫了她的胸脯和腰臀一眼，朝清华郡主笑了一笑：“你等着，我稍后就来陪你。”

清华郡主看得分明，一口气憋在嗓子眼，上不来，下不去，简直难过得要死。隔壁的刘畅并没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偏生她越想越不一般，少不得竖起耳朵仔细听。她忍不住发作起来，一把将阿洁递上的燕窝粥推开，阿洁皱着眉头，担忧地看着她：“郡主，万事都等您养好身子再说。”

清华郡主赞许地看了阿洁一眼，咬牙切齿地道：“对，养好身子再说。”

虽是如此说，但刘畅一去不复返，却是叫她抓心抓肝一般难受，实在忍不住了，便叫阿洁去看。少顷，阿洁面红耳赤地回来，却什么都不肯说，她问得急了，便索性跪在地上只是磕头。以清华郡主的阅历，她如何能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刘畅，从来就是个风流之人，更何况他对自己多有怨言，当初他能不碰何牡丹，却对何牡丹身边的丫头下手去气何牡丹，如今他同样也能这样对自己。

自己如今倒是治得他家里两个女人近不得身了，但他又如何肯闲着？而且今晚她还刚用香炉砸了他的头，他定然是要报复自己的，清华郡主抓紧了身下的锦褥，恨恨地想，不急，慢慢地来，总有一日，她要叫他再不敢在她面前说个不字……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刘畅方神清气爽地走了进来，他换了身雪白的对襟丝袍，

半裸着胸膛，笑容松快，仿佛全然没有看到清华郡主扭曲的表情，径自往她身边一倒，带着餍足的神情闭着眼睛道：“睡吧。累死人了。”

清华郡主见他须臾工夫就睡着了，使劲推了他两把，全然没有动静，不由悲从中来，不由发狠地想，她一定要早日好起来，好好收拾这负心郎、白眼狼。但这都是后话，目前她得先将胸中那口恶气给出了才行，她不露声色地对着阿洁招招手，磨着牙道：“带人去收拾干净了。”

阿洁脸上露出老大不忍的神色来，可经不住清华郡主毒蛇一般的眼神，只好屈膝行了个礼，表示一切照办。清华郡主从发白的嘴唇里轻轻吐出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看着，告诉她们，这就是背叛我的人下场！”

阿洁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无声地退了出去。阿柔不要怪她，要怪就只能怪清华郡主太狠毒，阿柔又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事情，还存了不良的心思想借机把她踩下去。她不想死，那就只有阿柔死。

刘畅从睫毛缝里看到清华主仆俩的动作，晓得这隐患是除掉了，便放心地翻了个身，沉沉睡去。她能在他家里收买安排棋子爪牙，他也能的，就看最后谁玩死谁。萧觅儿，你等着瞧，这还只是开始呢。

五更三点，咚咚的晨鼓声和各个寺院的钟声依次响起，刘畅睁开了眼睛，静静地看着身边就算是睡着了眉眼表情也显得肆意张扬的清华郡主，一只手顺着锦被放到了她的胸上，握准了，狠狠一拧，清华郡主果然疼得倒抽一口凉气醒了过来。

她正要发脾气，就被刘畅拉手去按住某处，接着他轻轻咬了她的肩头一口，她只觉得一股热流从小腹处升起，迅速流向四肢百骸，叫她忍都忍不住。她渴望地看着他，轻轻喊了声：“畅郎……”眉梢眼角都是春意，无比希望他能有进一步动作，就算是不能，能安慰安慰也是好的。

偏生刘畅却在关键时刻停了下来，似笑非笑地道：“让侍女给你清洗清洗，药味儿太重了。安安心心地养着，我得走了。过两天我又来看你，千万别办傻事了。找个机会和你父王认个错，这样不好。”

清华郡主心头一股怒火不受控制地冲起来，眼角酸得难受，冷冷道：“你只管好你自己风流快活就好，何必来管我？”

刘畅今日的心情很好，半点也不计较她的坏脾气，哈哈一笑，道：“生气了？其实我昨夜也没做什么。不过就是和阿柔开了个玩笑而已，不信你叫她来问。你病着，我怎会做这种事情？”

人都死了，问什么问，而且清华郡主也根本不会相信，在她眼中，就算是摸摸也和那什么没区别。

刘畅才不管她相不相信，径自起身披衣下床，不见有人敢上前来伺候他，他也不怪罪，自己动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对着静候在外伺候他用饭的阿洁，他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想办法传出去，就说她为了昨儿的事情，对魏王和世子极为不满，因此砸了东西，打死了人。”